

中国医生

CHINESE DOCTORS

感动 “英雄之城”

武汉首映式上五次掌声雷动

肯定影片

新冠疫情突如其来之际，武汉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而焦点的中心地带，就是武汉金银潭医院。这里是中国抗疫之战最早打响的地方，也是电影《中国医生》聚焦的“抗疫主战场”。

昨天，《中国医生》放映结束，随着字幕和片尾疫情纪录镜头的滚动，现场观众五次鼓掌致敬：为刘伟强导演及整个制作团队鼓掌；为角色原型“人民英雄”张定宇鼓掌；为眼含热泪说“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的钟南山院士鼓掌；为疫情期间奋战在一线，以血肉之躯阻击病毒的武汉及全国医务工作者鼓掌；为“英雄的城市”鼓掌！经久不息的掌声，让感动的氛围蔓延在

整个洪山礼堂。

影片中，张涵予饰演的张竞予院长，正是以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为原型；袁泉饰演的重症医学科主任文婷，原型之一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张继先。在映后的主创见面互动中，两位抗疫英雄表达了对电影的肯定。张定宇说：“电影里的院长的一些脾气和习惯是我的，但那些果敢英勇，是凝结了所有医务人员特质。谢谢所有主创和摄制单位，为我们带来这部电影。”张继先表示：“袁泉饰演的重症医学科主任，应该也是抗疫一线很多人的缩影。”



将于7月9日全国献映的电影《中国医生》，将它的首次公映放在了“英雄之城”武汉。昨天，《中国医生》在武汉洪山礼堂举办盛大首映礼，总制片人于冬，导演刘伟强，领衔主演张涵予、袁泉、朱亚文出席首映礼。“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和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到现场观影，并与张涵予、袁泉再度同台。

观影结束后，现场五次掌声雷动。张定宇称电影是一枚饱含深情的“催泪弹”，张继先坦言观影过程中“眼泪没干过”，两位原型人物更在现场代表一线抗疫的医务工作者对影片主创表示由衷感谢。

致敬英雄

面对抗疫英雄和白衣天使们的掌声，影片主创的感动也溢于言表。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说：“这部电影就是要让观众看到，疫情期间奋战在一线的医生是如何扛过那段时间的。电影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但每次再看一遍还是会流泪，今天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向每一位医务工作者致敬，你们辛苦了。”导演刘伟强表示：“这部电影真正的主角是你们，谢谢大家带给我们的感动。”

饰演院长的张涵予坦言是第一次观影，全程除了感动之外还有紧张和忐忑，因为“看电影的时候张定宇院长就坐在我身边”。张涵予透露，观影结束后张定宇对他说“谢谢”，让他瞬间泪崩。“我

们两个有特别的缘分，都是1963年12月出生。疫情期间我看到张定宇院长的事迹，就被他感动到。电影拍摄前我曾来到武汉，与院长一起相处了三四天，跟他一起开会、查房，发现他极具湖北人的个性，他真的是一个接地气、有担当的男子汉，是一个硬汉。”袁泉也动情地表示：“通过这次拍摄，更加觉得医生真的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你们经年累月积累的专业技巧、技能，让你们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专业的判断，这对于你们来说是日常，但对每一个病患来说就是天大的事。谢谢你们为我们拼过命，辛苦了！”

首席记者 孙佳音



记者手记

哭与笑

《天工苏作》如同一座非遗“线上展馆”，无形的巧手匠心化为有形，缔造出一件件绝美艺术作品，而电影将它们一一呈现于大银幕。但那一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忧心玉雕后继无人的传承人蒋喜老师的哽咽，和兴奋于核雕近些年快速发展的周建民老师的笑脸。他们一个数度哽咽，一个眉开眼笑地告诉大家，“我有100多个徒弟，遍布全国各地”。一悲一喜，两种表情，恰是传统手工艺在这个极速变化的现代社会里迥然不同遭遇的最好写照，也侧面

佐证了影片中真实记录的非遗发展现状。

蒋喜的眼泪叫人心疼，也让人为玉雕未来的发展心忧。最打动人心的，或许不是美，而是真。那些真实的困难，那些面对困难的勇气，都令人动容。八百公里以外，在武汉也有很多人哭了，为了一部即将公映的电影，更为那些曾经我们真实经历过的困难，和在抗疫斗争中每一个付出过努力的中国人。

孙佳音

非遗纪录电影《天工苏作》即将上映

心里的灯始终亮在那儿

尔木卡姆、蒙古族呼麦……各地的“非遗”各有其特色，但“苏作”或许是其中最精巧绝伦的一笔。明清时期，“苏作”被视作民间的“时尚风向标”，“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之，俗者则随之而俗之”。“苏作”同时受到宫廷欢迎，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中，约有31.7万件是明清“苏作”。2014年，苏州成为全球“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巧夺天工的手艺，是粉墙黛瓦、古雅园林与桨声灯影之外，苏州的又一张明信片。

匠心 坚守不易

放映厅的灯光暗去，匠人的故事徐徐展开。择一事，终一生——手艺传承人大多以此为信

念，而一生的坚守不仅需要付出时光，守住寂寞，也带来“代价”。苏州灯彩的历史长达1500多年。曾经，灯彩匠人是无边暗夜的光影魔术师，一手创造了那些“东风夜放花千树”的日子。然而，灯彩在都市的霓虹间日渐隐形。对于灯彩匠人而言，寡淡的不仅是生意，为作品而骄傲的心情似乎也一去不复返。不过，年过古稀的彩灯大师汪筱文却不服输，他打算复制“传说中的苏灯典范”——万眼罗灯。为此，他每天要切割至少500个光孔，两孔间隙不超过一毫米。古稀老匠人不再适合这样精细的工作，可汪筱文仿佛重回热血少年时，他说：“世界上的灯，说到底只有两种——给人家看的和给自己看的。给人家的挂在外面，亮了还要灭；

给自己的放在心里，始终亮在那儿。”

未来 传承创新

即使身负“非遗传承人”的光环，手艺人也绝非高枕无忧。传统手工业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几乎所有手艺人都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古老的技艺，要如何适应当代社会？

苏州玉雕代表性传承人蒋喜特地从新疆飞回上海参加首映礼，他在映后发言时激动落泪，数度哽咽：“手艺人都有点太感性，抱歉。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泪流了好几次，原因是（思考）我们的非遗，我们的手工艺怎么办？”蒋喜先生对非遗传承的热情和使命感打动了全场观众。“我自己也一直在努力，我们非遗今后的发展一定是先把自己的根找出来。我们要回头看我们中国的玉文化，它的根在哪里？还有它的理论基础、它的审美……”蒋喜说要把过去梳理好，才能结合当下的审美进行创新，“确实很难，但还是要有入踏踏实实去做。”

首席记者 孙佳音

苏作 清丽典雅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国第一个入选该名录的项目。也是从那时起，“非遗”概念开始走向大众，渐渐广为人知。截至2020年12月，中国人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总数达42项，位居世界第一。这些“人类非遗”，包括大家熟悉的昆曲、古琴艺术、雕版印刷、太极拳、珠算、中国书法等，以及更富地域特色的侗族大歌、新疆维吾



提起“非遗”，你会想到什么？提到“苏作”，你又会想到什么？

将于7月10日全国上映的非遗纪录电影《天工苏作》上周末来到上海点映。宋锦、核雕、灯彩、明式家具、苏式船点、苏绣、香山帮建筑营造、缂丝、玉雕……影片从琳琅满目的苏州手工艺门类中，遴选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九门，并分别以12位传承人的视角，讲述了这些“苏作”的前世今生，以及每位传承人与手工艺之间发生的温情故事。